

按本地习惯，一般饭前炸鱼，如此，炸好的鱼便是一个菜了，或放上水就是一个汤了，省火，省油。其实这并不能算是落后的表现，倒应该是一种很好的节俭素养。张树也本想饭前炸鱼，但又恐饿着女儿，就决定饭后炸鱼。小孩子一边吃饭一边玩，饭就吃到下午一点钟，鱼下锅时已经一点半了。女儿在客厅里自得其乐地玩着积木，妻不在家，张树自然就要多忙。待张树手忙脚乱地赶到第二锅时，电话突然响了，张树又不得不一手油一手面地去接电话，是朋友李风。张树就问，有事吗？李风说没有事就不可以叙叙吗？张树连忙说可以可以。于是李风就叙了起来，其实李风是有事的，叙了一大圈子后才回到正题，可已经十分钟了，张树就急了，说回头再叙吧，我的鱼该炸糊了，朋友李风顿了一下，疑惑地说，炸鱼，现在炸鱼？那就算了吧，就挂了。张树火烧火燎地回到厨房一看：哇！鱼炸得一塌糊涂！

张树是单位的会计，有时需要去财政局。第二天张树来到财政局预算股，也巧，一看朋友李风蹀到此，正欲问好，李风说话了：“哟！炸鱼的来了！”张树一听，听出了李风话里面的话，脸一寒，说：“骗你是这个。”伸出小拇指。李风便满脸堆笑说：“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你还当真啦！”

其他几个便满脸的迷惑，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张树赶忙说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李风也说：“没什么。”可李风说了没什么之后，就把那天的事讲了一遍。待李风讲完，张树忙补充说：“那时我真在炸鱼，而且那锅鱼还炸糊了。”

炸 鱼

冷 鬼

其他几人听了，就哈哈一笑，没有人表示出任何意见，但张树却有种自尊心受挫的感觉，似乎自己真成了那个说谎的人了。

张树便不想给自己辩护了，想这种事情，就像写字，不描倒好，越描越黑，于是办完事就走了。待张树走后，李风便说：“这不是秃子头上虱子——明摆着吗，哪有吃过饭两点钟还炸鱼的，除非脑子出了毛病。不想给帮忙就直说好了，何必拐弯抹角，牵强附会找借口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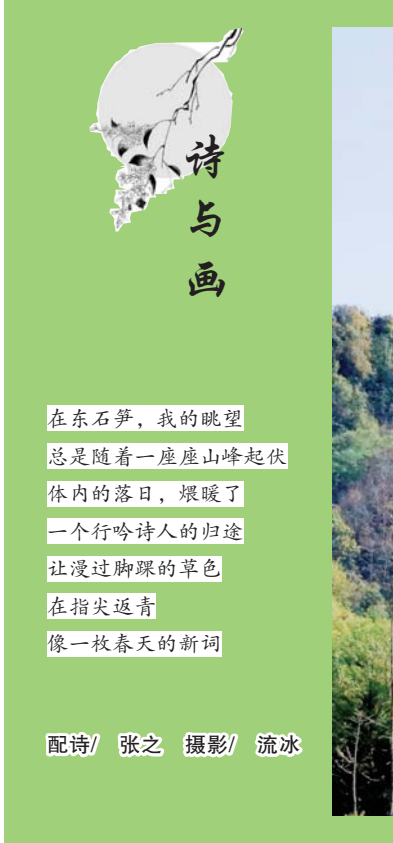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是小事，过了两天，张树也就基本上把它给忘了。这天张树刚在办公室坐下，来了一位赵朋友，见面就说：“炸鱼的，你怎么炸起鱼来了？”

旧事重提，张树自然脸又是一寒，很不悦地说：“你怎么也跟他一齐起哄？”

赵朋友一脸的不解，问：“起哄？起什么哄？李风说你炸鱼炸鱼的好，炸得精彩，炸出了一流水平，讲以后见面就叫你炸鱼的。”

张树问：“他怎么跟你讲这些？”

赵朋友说：“那天我在街上见到他，他就讲了这些。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”



嫁 妆

小 雏 菊 儿

叶子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与男友长达多年的异地恋很快就可以画上句号，这是多么圆满的一件事儿。然而，叶子的心里仍有缺憾，男女双方的父母至今未曾谋面。

最疼爱的女儿要嫁人，原本是父母最开心的事儿。叶子的父母一想到女儿要嫁到千里之外，以后见上一面都难，想到这二老的心里就有些空落落的。

可以嫁给心爱的人，叶子心里很甜，偶尔也很苦，苦得像胃里吐出的胆汁，难以忍受。在她一再央求下，父母终于点头，千里迢迢地过来会“亲家”。那一刻，叶子的眼泪涌了出来。

叶子早就拉着男友的手，在站内等候了。天快黑了，看不太清楚，每经过一辆大客车，叶子都要跑过去望望，她多么期待父母那熟悉的身影。终于，她看见了车牌上的“鲁”字，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。

父母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晃晃悠悠地下车了。来一趟不容易，父母还不忘捎上叶子喜欢的家乡特产。叶子抬头看了一眼父亲，父亲又瘦了，皮肤还是那么黑，黑亮黑亮的，这是庄户人的标志。母亲的脸蜡黄蜡黄的，那么憔悴。叶子知道母亲晕车，还特意嘱咐她买好晕车药，提前服用。看来，一路上母亲没少遭罪，真让人心疼。

坐上出租车，母亲说：“哎，来一趟闺女家，就好像生了一场大病。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了……”叶子立刻仰起了头，她特别怕父亲看见她那双红红的眼睛。

双方父母终于见面了。过了最基本的寒暄，经过了双方父母的交流。由于地方差异，方言不通，他们的交流，时时离不开叶子和男友的翻译。

“考察”了几日，叶子父母对这个亲家也是满意的，除了距离有点远，他们对叶子说，“叶子，安排差不多了。这是一个本分的人家，公婆人也很好。我们准备回去了，家里还有一堆农活……”

晚上，叶子帮爸妈收拾行李，交代了路上吃的喝的用的……趁父母不留意，叶子悄悄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香钱。对于父母，叶子心里愧疚，唯有从经济上弥补，才可以减轻她内心的不安。希望父母可以多买点好吃的，照顾好各自的身体。那一晚，大家都舍不得睡。怕睡醒了，就要离开了。父母知道心中纵有万般不舍，这个闺女还是带不回去了……

第二天一大早，叶子、男友，和未来的公婆一起送父母去车站。车子发动了，叶子站在那里，车子越走越远，渐渐地消失在车水马龙里。叶子拿起手机，发送了编辑好的信息。“爸，我在包你那件衬衫的口袋里，塞了一些钱。回家干活别太累，多买点好吃的。”

也就在那一刻，叶子的手机信息铃声响了。叶子慌忙打开信息，“叶子，在你的枕头下面，我们放了一些钱。这几天你上学，家里也没有多少积蓄。钱不多，就当是你的嫁妆，自己去买几件新衣服，漂漂亮亮出嫁。”

叶子再也忍不住，放声哭起来，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，滴落下来……



密码的秘密

晓 晓

楼下的李先生，因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，不留声息地离开了人间。更可悲的是，本就在病中的李先生的母亲，闻此噩耗，一口气上不来，也追随儿子走了。

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，好不容易把丧事办完了，从来不当家也不管事的李先生的太太，面对

一堆丈夫和婆母各自留下的存折银行卡之类似犯了愁。都需要密码，可密码是什么呢？几个至亲好友开始出主意，别说，还真灵。你看，丈夫的一堆东西基本解开了密码，分别是妻子、女儿和自己的生日；婆母的几张也有了答案，分别是儿子、儿媳和孙女的生日。问题

解决了，可众人的脸反而更凝重了，他们发现：

两人设置密码的方式虽然一样，都是生日，但李先生所设置的密码中，唯独没有以母亲的生日为密码的；而老人家设定的密码里，唯独没有自己的生日。他们似乎都忘了一个人！不同的是，一个忘得是母亲，一个忘得是自己！

李先生的太太再一次嚎啕大哭，这一次哭的意味，谁也不知道！



山 中

张 薇

的艳红风仙花上，摘碎花瓣敷出嫣红的指甲，紫茉莉黑色花籽饱满即将爆裂，落到地上又是一株幼苗，那是我遥远的透明的童年。

大家围坐一桌，黄爱国此时话自然多了，聊起他创办“黄奶奶手工茶”的前前后后，他最早在外地打工做厨师，收入也颇丰，见识多了不甘久居人下，便想自己创业，回乡后栽过树，养过鱼，做过娱乐项目，被人借钱，做人担保，又三次被骗身陷传销，当他说到自己满怀激情被人骗到异地，如何发现势多不对，如何谋划脱身，一桌作家如听传奇，屏气凝神，眼睛睁得大大的追问各种细节，黄爱国一一道来，淡淡的几句话，其中的甘苦如饮凉水，冷暖自知，外人怎能体会？好在几经周折，黄爱国终究找到适合自己创业的路子，重拾祖传所长，种产销一体化，靠着钟灵毓秀的大山下功夫，做好茶。席间一个男作家感叹：创业太难，你真有毅力和韧性，换了我真做不到。

晚间山风猎猎，芳香而清冽的草味弥散空气中，寂寥的路上几乎没有散步的人，我们从路这头走到路那头，像闯入秘境。路灯里程也很短，很快走到光亮与黑暗的边缘，人们说，回去吧。山里人家在门前乘凉，因了节约的习惯，灭了室内的灯，一家老老少少于门前，扇扇驱蚊。爱热闹的男作家们凑上去，几根烟一递，几句话一搭，大家瞬间熟络起来。

我和桑叶姐另辟蹊径散步，顺着长长的山区小道，聊起两年前陇西作协渭河行采风，我们也曾走在这里的夏夜。时间太匆促，两年后再访，一切是否有了变化？我们往回走，瞅见那群男作家，椅子上已放了

多瓶啤酒，和山里人家闲谈甚欢。

我和桑叶姐回房，聊天，关于我们的文字，关于文学里的我们，最近读的书。我们是这样的，平时不需热络联系，过分的热情，粉饰的礼貌，从来就让人畏缩。不管时隔多久，每次相见，都是没有丁点隔膜亲切。

一夜聊谈，窗外夜色如墨，梦境也不安稳，寂静的天籁和虫儿呢啾一起渗入。

次日清晨醒来，依旧雨天雨地，原计划登天堂寨无法成行，反正来回多次，登不登两可，都没遗憾。

便往八湾堂，也是旧地重游，来得太早了，住在民宿的客人还没起床，不便参观，大家就聚在深山里喝茶、看书、闲聊。这是一处深山里明清民居改建的民宿，飞檐回廊，庭院深深，花木扶疏，两年前造访曾遇一个剧组在此拍外景。两年一瞬，今天重游，雨，一直淅淅沥沥，雨帘如织，最好与知己几人小住数日，小叩木扉，轻推幽窗，听雨筛茶，享浮生半日闲。

返程，我们的车又经过黄爱国家，对面那棵粗壮的银杏树枝叶青青，身形高大。银杏树，又名公孙树，生长缓慢，公公辈种下，经百年风雨，到孙子辈方成才枝叶婆娑，而黄奶奶手工茶，也是奶奶辈起创，孙子辈发扬光大。

这棵 树真是漂亮，看着雨 中挺拔飒 爽的银杏 树，我不说 发自内心的微笑了。

信

李 静

闹洞房的人终于散去。

新娘雨晴钻进卫生间洗澡，待她擦着头发走进卧室，看到之前还满脸喜色的新 官陈朗正坐在床头，手里捧着几张纸看得正起劲。

听到雨晴进屋的声音，他下意识抬起头，雨晴看到他满眼的泪水。

雨晴吃了一惊，说，怎么了？

陈朗却并不吱声，只是把手中的几页纸往雨晴面前一伸。雨晴一把逮过来一看，却是一封信。从信纸上看，这信绝不是现在才写的，信纸已发黄，折叠的痕迹也重。

雨晴心中狐疑，问，谁的信？

陈朗哑声说，你自己看。

雨晴将视线从陈朗的脸上抽回，看到信中写道：

亲爱的儿子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妈妈已离开你很多年了，不知这么多年的光阴能否冲淡你对妈妈的误解与怨恨？不管你还恨不恨妈妈，妈妈想跟你说，妈妈永远最爱你，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。

还记得你上高二时我们之间爆发的那一次大的冲突吧？你因迷恋上了网游，天天流连在网吧不回家，我在网吧之间到处找你，有一次把你找回家后，我骂了你两句，你挥拳打我，拳头落在我身上，却痛在我心里，没有人知道那种深入骨髓的痛，除了做母亲的。我失声痛哭，而你也 在暴怒之中离家而去。我和你爸爸找了 你近半个月才把你从离家一百多公里的S县找回来，找到你时，你对我怒目相向，说，这些天见不到你，我很开心，我希望你死，死了我就更开心。儿子，你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你的妈妈苍白的脸，如果不是你爸爸在旁边扶着我，我可能当时就晕过去了。因为那次冲突，你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不理我，你认为我是最不称职的母亲，你与妈妈的闺蜜谈笑风生，把自己的亲生母亲当作空气，你不知道，妈妈的心如刀割，却装着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只是在内心盼望着你早一天长大懂事，明白和理解父母的爱。

整个高中阶段，你都处于严重的叛逆状态，因为无心学习，当年的高考你只考了三百多分。我偷偷地找了很多人大做你的思想工作，你最终同意复读一年，好在你后来终于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第二年考上一个二本大学。从你离开家到外地上大学，我们这个多年来鸡飞狗跳，狼烟滚滚的家才慢慢恢复平静。

儿子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一定是在你的洞房花烛夜，这是我走之前交待你爸爸的，我让你爸爸一定在你新婚的当晚把这封信交到你手里，因为，你结婚之时就是你真正成熟之时，就是你作为男人要有担当之时，我想让你知道，结婚不仅意味着建立自己的小家庭，意味着生儿育女，还意味着责任和担当，意味着爱与奉献。我相信，当你以后有了自己的儿女，你一定会真正理解父母这两个字的意义。希望你能理解妈妈的良苦用心，也希望你能从内心消除对妈妈的误解与怨恨，你要知道，不求回报的爱从来不是挂在嘴上，而是深深地埋在心底。

亲爱的儿子，你一定质疑妈妈絮叨叨写这封信的原因，妈妈本想写得明白，但无奈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，很多话妈妈还是说不出口，那就让你爸爸代我说吧。妈妈永远在另一个世界为你祝福，当然，还要祝福跟你牵手的女孩，我虽然无缘见她一面，但我知道，她一定是个好女孩，你们一定会在未来的生活旅途中互助互谅，携手相伴！

妈妈于2010年2月10日晚

雨晴看完信，头刚抬起，见陈朗把他的手机往她面前递，她接过来，看到陈朗爸爸发来的信息：儿子，这封信是你妈临终前写的，交待在你新婚当晚拿给你，想必你已经看了吧。我想告诉你，那年你和你妈妈爆发冲突，叛逆到不上学时，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，你妈妈查出了乳腺癌，我的工作推上了官司，那是我们家最艰难的一段时间，你妈妈不让我告诉你，说，对孩子对老人都应该报喜不报忧，与其让你们担心，不如让我们自己承担。

看到这里，雨晴想起来，在与陈朗同学和恋爱的大学四年里，从来不知道他的妈妈身患癌症，包括陈朗自己也不知道。

雨晴的泪忍不住纷纷落下来，对面的陈朗模糊成了一个影子。许久，陈朗走过来轻轻地拭去妻子的眼泪，拿过手机在给爸爸的回复中写下：爸，明天一早就和雨晴一起去给妈回信，告诉她，我从来就没恨过她，她是个好妈妈，我永远爱她！



二丫这个娃哟

三 水

几个姐姐当中我最喜欢二丫表姐。

二丫表姐模样生得清秀，又有文化，二十岁那年被税务部门招考录取了，分在大市下面的一个乡镇税务所当征税员。这个工作大家都不是太喜欢，讨人嫌！舅娘说，二十岁大姑娘整天人前人后要“睡钱（税）”，说有多难堪就有多难堪。可二丫表姐却没那么想，穿着那身税服张铺李店地跑，蛮像“国家干部”那么回事儿。

一晃好多年，表亲兄弟姐妹陆续长大成人，有的相距较远，自然走动就少了，各忙各的，很少再有见到二丫表姐的机会。

记得二丫表姐是1992年那年出嫁的，我去喝了喜酒。听媒人介绍，说表姐夫也是个穿税服的人。婚后，二丫表姐就随着表姐夫调至下面一个县的某个地方工作。后来，二丫表姐回娘家的次数就越来越稀少，偶尔打个电话回来，就听舅娘唠叨：二丫这个娃呀，也就百把里路程，有甚事耽误不得呢？像国家干部似的，难道你是局长？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？叨唠多了，二丫表姐有时就在电话里应承，等忙完这阵子，一定回来看娘。

舅娘就在这种巴望中过了春、过了夏、过了秋，又过了冬……直到有一天，舅娘病倒了，舅就打了二丫表姐的电话。

舅娘平躺在床上，眼睛黯淡无光，却执着地瞅着房门外面。

天麻麻黑时，二丫表姐回来了，乘的是最晚的一班客车。

舅抱怨：局里的车就不能送一趟？

二丫表姐说：眼下正加强税务作风建设，我怎能带头公车私用呢……

舅很不高兴，嘀咕道，真当自己是根葱呐……

二丫表姐没吱声，一头扑到舅娘的床头边，两只眼睛血红血红的。舅娘心疼地从被窝里抽出手来，拍了拍二丫表姐税服上的灰尘说：我二丫要是个局长太太就好了，去吧，二丫忙着哩……

二丫表姐回来后，舅娘的病就好了许多。晚上，二丫表姐陪床，跟舅娘唠嗑到很晚。第二天一早，二丫表姐就要回单位，舅埋怨了她几句，舅娘却在旁边打圆场：让她去吧，去吧，二丫忙着哩。

二丫表姐走后，舅娘奇迹般康复了。舅娘逢人便说：过了春，我二丫就接我去看我的新房子哩。可是，过了秋也没见二丫表姐回来，舅娘就有了满腹的心思，见到左右邻居就难为情地解释，我二丫是忙啊，做娘的不能怪她。

那天，镇上财政所的老王在集市上叫住舅，问舅是不是有个丫头在**县税务当副局长。舅想都没想就说搞错了，舅二丫哪有那好命，你是抬举我哦。老王感到奇怪，说：前天出差还见着她哩，她让我给你老捎个话，说等忙完主题教育月和政风建设月活动就回来接她娘过去看房子。

舅听后没好气地回了一句：亏她还记得住！

舅娘却听不得这消息，甚局长啊，我看局长使唤的差不多。不然，怎会那么辛苦？

也许是想二丫了，也许又是生气二丫，舅娘狠下心说，腿长自个身上，它不回来接，我们自个去，看这丫头究竟玩的什么过节？

舅娘当家，舅跟着，到了县城，转了半天才摸到税务局的门。

舅对门卫说，我找老二丫。门卫问她姓的是啥人。舅不高兴，口气有些“冲”：我是她老子，这是她娘。门卫打开门，说，刘局长到结对村搞共建活动去了，上午去的，估计快回来了，要不您二老先去她办公室歇歇，等等？

舅娘嘀咕，二丫真是局长？门卫回过头来答，难道你们不知道？

门卫带着舅和舅娘径自走进了“副局长办公室”，桌上放着一个方便面的空盒，旁边有个牌牌。舅探头看了看，果然印着二丫的名字，很惊讶，却又很不解，这丫头当了局长咋不告诉我？说说了也让娘老子跟着风光风光啊！

舅娘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这里摸摸，那里捏捏，小声嘀咕些谁也听不明白的话，然后，盯着进来倒水的小伙子的税服说，老头子，我咋就越来越觉着这衣服中看哩？精神，真的很精神哟……

